

2012 全球选举年： 会给东亚安全带来什么冲击？

朱 锋

2012 年被称为“全球大选年”。选举政治的冲击，选举年不可避免的国内政治因素激荡，紧张、激烈的选举进程，将对东亚产生重大影响。综合分析周边地区的选举形势，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应未雨绸缪。

关键词：大选 国内政治 地区安全 东亚

2012 年将是全球政治中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全球共有 58 个国家或地区将选举产生新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政府领导人，中国也将实现领导集体的更新换代。其中，对亚太区域影响最大的选举个案，是美国、俄罗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这些选举的结果以及新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走向，有些已在意料之中，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但选举政治的冲击、选举年不可避免的国内政治因素激荡和紧张、激烈的选举进程，都将难以避免地对东亚区域政治、相关政策选择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透视现有的选情，并展望 2012 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选举结果，是把握东亚区域安全未来走向的基础。2012 年这一“选举年”很可能给东亚区域安全带来新的变数。

奥巴马能否连任？

2011 年 11 月 6 日美国大选倒数一周年之际，现任总统奥巴马正式宣布开始竞选 2012 年美国总统选举。但是由于受到目前美国国内经济局势低迷的困扰，再加上 2009 年 1 月上台之后奥巴马所力推的医疗保险、养老金改革等诸多构想受

作者朱锋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挫，奥巴马2012年的选情似乎并不乐观。

美联社2011年12月16日报道，52%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应下台”，43%的受访者“支持连任”。而在2011年5月的同一调查中，43%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应下台”，53%的受访者支持奥巴马连任。对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工作表现，44%的受访者“认可”，54%的受访者则表示“不认可”。^[1]这份由美联社—捷孚凯市场调查公司完成的民意调查报告指出，认为奥巴马“应下台”的人数首次过半，奥巴马竞选连任“可能会输”。奥巴马连任呼声走低，部分应归咎于奥巴马掌控国家经济不力。经济是美国选民关切的主要议题。民意测验中46%的受访者选择“糟糕”一词来描述美国现阶段经济，34%的受访者选择“非常糟糕”。

即便如此，奥巴马的选情可能并不会比目前预测得差。在对外关系上，奥巴马有一系列的利好因素。2011年12月18日，最后一批驻伊美军撤离伊拉克，奥巴马实现了他在2008年选举中所承诺的从伊拉克撤军计划。这一撤军的时间表虽然比奥巴马竞选中所提出的18个月要晚得多，但至少结束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将伊拉克交还给现任政府，奥巴马达到了美国人不想再在伊拉克“耗下去”的目的。而2011年5月1日美国特种部队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也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近10年之后，终于给了美国人一个“交代”。而伊拉克战争是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发动的最不得人心的战争，该战争显然侵蚀了美国的全球声望。现在，奥巴马实现了竞选的诺言，结束了这场让美军4500人死亡、15000~20000人受伤、打了9年的战争，把在伊拉克剩余的4.3万美军“带回了家”。^[2]在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目前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国内选举的需要。为美国国内经济低迷寻找“替罪羊”、避免和降低在选举中受到来自保守的共和党人、工会和人权活动分子的指责，奥巴马2012年仍然会继续集中火力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发难。^[3]

奥巴马确实证实了自己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眼光、经验和技巧。虽然很多人认为他在对外关系上取得成就是因为他强势的国务卿希拉里和她的政策班子，但奥巴马上台以来在一系列对外政策的处理上确实显示出了过人的能力。例

[1] 新华社，“美俄大选在即、民调显示奥巴马可能输普京不易赢”，2011年12月18日。参见：<http://news.sohu.com/20111218/n329376100.shtml>。

[2] Patrick Markey and Joseph Logan, “Elated, Last American Troop Leaves Iraq ending the War”, *The Reuters*, December 18, 2011.

[3] Doug H. Paal, “China Threat Walks a Fine Line in the run-up to U.S. Election”, *China Daily*, December 19, 2011.

如2009年6月6日访问埃及时在开罗大学的演讲，对以色列采取的相对严厉的态度，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去除“先发制人”和“反恐战争”作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提出“核安全倡议”并组织核安全峰会，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宣布要和穆斯林世界和解，支持“茉莉花革命”，推动北约成为军事打击和干预利比亚的主力而让美国躲在英、法、意等国的背后，等等这一切，都被认为奥巴马上台以后确实发挥了“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的魅力。其结果，不仅让美国的全球支持率重新上升，美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进一步稳固，而且，美国还巩固了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袖地位。美国《时代》杂志称奥巴马政府是用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的“巧实力”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国际权力收益。^[1]

其次，2012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目前推出的候选人缺乏强有力的竞争者，现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阵容似乎难以给奥巴马2012年的竞选连任带来实质性的威胁。尽管奥巴马目前选情“看紧”，但由于和共和党候选人相比奥巴马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奥巴马在2012年11月6日的美国大选中可能不会像2008年的选举那样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但至少还是比较有希望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在最后一刻胜出。在奥巴马和共和党热门候选人罗姆尼之间，46%的受访者选择罗姆尼，47%倾向奥巴马；在奥巴马和共和党另一热门候选人纽特·金里奇之间，42%的受访者选择金里奇，51%青睐奥巴马。^[2]

2012年美国的选情将相对胶着。二战以后，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可以单凭外交胜利获得选举成功。1992年带领多国部队赢得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老布什就在当年的选举中输给了比尔·克林顿。而且，在20世纪以来的大选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在国内失业率超过7.4%的情况下赢得过大选的胜利。2011年第3季度，美国失业率尽管下降，但依然在9.1%的高位。虽然奥巴马全力推动“就业法案”，提出了新的447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由于共和党人占多数的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目前依然被搁置。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有望。到2012年选举日开始之前的第3季度，美国的失业率有可能下降到8%或8%以下。若此，则奥巴马在2012年选举获胜的可能性依然看好。

但是，如果美国2012年1-3季度的经济指标依然低迷，美国大选很可能出现新的变数。丹麦盛宝银行（Saxo Bank）分析师就做出预测，2012年美国大选民

[1] Kevin Johnston, “GOP Not Promising in Candidate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30, 2011.

[2] Massimo Calabresi, “Head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is An Expert at Deriving Maximum Benefit from Limited Power—which Means Obama's Top Diplomat Is Using A Whole New Set of Tools”, *Time*, November 7, 2011.

主和共和两大政党候选人都不会赢，甚至可能出现第三政党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这一预测如果成真，无疑将开创美国总统选举的新历史。

普京参选：俄罗斯大选中的不变与转变

2012年俄罗斯大选似乎将重复5年前普京—梅德韦杰夫之间的“二人转”。只不过这一次，普京将参选总统，梅德韦杰夫估计将出任总理。普京由于在俄罗斯长期执政、民意支持率一向很高，自2000年新年伊始他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来，俄罗斯政治就一直处于“普京时代”。2011年9月，梅德韦杰夫提议由普京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普京接受这一提议，称如果当选，会提名梅德韦杰夫任总理。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最多连任一次，但对总任期没有限定。2008年，国家杜马通过修宪案，单届总统任期自4年延长至6年。普京如果在2012年3月4日的俄罗斯选举中不能当选，那才是爆炸性“新闻”；如果普京顺利继续当选，应该不是新闻。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目前，俄罗斯2012年大选的参选阵容，除了现任总理普京之外，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也已分别推选久加诺夫、米罗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为总统候选人。另外，俄罗斯富商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等人也宣布参加总统选举。俄罗斯官方民调机构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2011年12月16日公布数据，42%的选民将在次年3月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普京，低于首轮当选所需的50%。如果这一支持率维持到2012年3月的投票日，将意味着普京将与竞争对手一同进入第二轮选举。而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普京收获超过70%的选票，高票当选。目前，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支持率为31%，仅次于普京。就这一数据看，如果普京和久加诺夫进入第二轮选举，普京胜选可能仍相当大。近来由于俄罗斯国内民众示威要求调查2011年12月4日的俄罗斯杜马选举舞弊案，普京的声望在其执政的十多年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在民意支持率方面，普京仍然大幅度领先于其他政党候选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11年12月17日呼吁统俄党进行彻底改革，以应对各种挑战，尽一切努力使该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普京在总统选举中“当之无愧”地获胜。

给2012年俄罗斯大选带来最大变数的，是2011年12月4日的杜马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预计将在下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占据238席，取得多数席位。统一俄罗斯党在上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315个席位，本届议会选举所获

席位直落 77 席，意味着该党大幅失分。俄罗斯共产党被认为是本次选举的最大赢家。2007 年国家杜马选举时，俄共得票率仅在 11% 左右，本次投票却上升至接近 20%，猛增 9%。统一俄罗斯党将在本次选举中失去 2/3 多数优势，但仍将保持多数席位。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一直在 50% 左右徘徊。针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责俄罗斯 12 月 4 日杜马选举不公正的问题，俄罗斯总理普京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公开责备美国煽动和鼓励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抗议和骚乱。但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支持率已经从 2010 年之前的 74% 下降到了 2011 年 12 月的 48%。^[1]虽然普京在俄罗斯现有政治人物中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人气”，但民众对政治变革的期待正在逐步上升。民意调查显示，39% 的受访者认为普京重返总统席位将不会带来任何变化；仍然有 43% 的受访者认为，他的归来将给国家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只有 8% 的人认为国家会停滞不前。但满意现状的俄罗斯人从 5 年前的 52% 减少到了 47%。^[2]俄罗斯目前的国内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这些抗议活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左右 2012 年 3 月俄罗斯大选结果的可能性，但很可能将实质性地降低普京当选连任的得票率，从而迫使普京政府未来思考俄罗斯联邦政治的改变问题。^[3]

充满变数的韩国选举

5 年一度的韩国总统选举，一直是亚洲政治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政治博弈。通常，不到选举前一个月，很难预判哪位候选人能够当选。目前，韩国对 2012 年总统大选民意支持率最高的虽然还是朴槿惠，但 2012 年大国家党是否依然能够继续执政前景堪忧。

韩国政坛目前深受贪渎事件的困扰。2011 年 12 月 12 日，现任总统李明博的二哥李相得的助理朴裴洙因涉嫌贪污被捕。对受贿所得去向的深入调查可能将令李明博政府的涉贪丑闻雪上加霜。2011 年 9 月，李明博的前助理、青瓦台前首席秘书官金斗宇和文化体育观光部前次官申载旻因涉嫌收受贿赂，相继被捕。贪腐丑闻引发韩国执政党内的涣散局面。2011 年 12 月 9 日，韩国大国家党代表洪准杓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党代表职务，时隔仅 5 个月便宣布辞职。此前，大国家

[1] Alan Gullison, "Putin Says Clinton Encouraged Protes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9, 2011.

[2] 中新社：“俄民众对普京重返总统席位后国家前景评价不一”，中新网，2011 年 11 月 23 日。参见：<http://news.sohu.com/20111123/n326636218.shtml>.

[3] Michael Schwirtz, "Russia Allows Protest, but Tries to Discourage Attendance",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9, 2011.

党最高委员刘承旼、南景弼、元喜龙等人也相继辞职，执政党领导班子面临崩溃危机。韩国执政党前任代表、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再度担任该党的党首职务。由于李明博总统和朴槿惠各自构成了韩国执政党党内最大的政治派系，朴槿惠出任党首有利于执政党备战2012年国会选举。一旦2012年大国家党在4月的国会选举中失利，也可能拖累朴槿惠参加总统选举的选情。

与此同时，韩国在野的政治势力也在利用执政党的困局加大调整力度、全力准备2012年大选。韩国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于12月11日宣布，将与另外两个在野党（市民统合党和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合并组成“统一民主党”。韩国在野党将分为“统一民主党”和“统一进步党”两大党派，为争夺2012年在野阵营主导权展开激烈角逐。但2012年韩国大选的选情并不一定仅仅“花落”执政党或者在野党。2011年10月28日的首尔市长补选中，韩国在野党单一候选人、无党派人士朴元淳以大幅度领先优势，成功当选首尔市长。

由于首尔市长补选带有2012年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前哨战性质，而且是一次“原有政治势力与市民势力”的对决，这次韩国“市民候选人”的胜利，将会使2012年的总统选举局面更加扑朔迷离。以首尔大学融合科学技术大学学院院长安哲秀为首的第三势力，很有可能成立新的政党。因为朴元淳的胜利再次证明了“安哲秀旋风”的威力。韩国在野党预计会以安哲秀为核心联合起来，而在此过程中市民社会势力和民主党将会为掌握主导权展开竞争。执政的韩国大国家党有可能在变化的大潮流中失去国政掌控能力，总统李明博的执政路线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大国家党会面临改革要求，领导层则会被追究责任，朴槿惠的总统梦也将受到打击。

当前韩国国内经济形势同样不容乐观。12月12日，韩国政府下调了对2011、2012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指出欧元区债务危机导致了经济增长动力下降，但表示在财政政策上仍将保持传统做法，将稳定经济作为首要目标。韩国企划财政部12月12日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期，预计2011年韩国经济将增长3.8%，2012年增长3.7%，而之前该部的经济增长预期均为4.5%。韩国政府同时还上调了对2012年的通胀预期，从之前的3.0%上调至3.2%。^[1]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政府最难以调整的是对朝鲜的政策。2012年，李明博政府基于国内政治利益的需要，必定花大力气重新吸引韩国保守势力的支持，在朝鲜问题上将坚持目前的

[1] 王丽颖、赵轶凡编译：“韩执政党为贪腐丑闻困扰、大选在即政坛风雨欲来”，人民网，2011年12月13日。

强硬路线，不愿意恢复和朝鲜的政府接触、直接政府援助和六方会谈。其目前的朝鲜政策在2012年12月17日选举日到来之前，难以有任何实质性的松动。

竞争激烈的台湾地区选举

台湾地区的大选是2012年亚太选举年中最早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2年1月14日。台湾2012年大选已经形成了代表国民党准备竞选连任的马英九、代表民进党首次参选的蔡英文和代表亲民党在2000年台湾大选之后再度参选的宋楚瑜这三组人马。宋楚瑜虽然并不被看好，但宋的再度出马，有可能成为搅乱台湾选情的不确定因素，因而也增加了2012年台湾大选结果的变数。

从目前来看，马英九和蔡英文的这两组竞选人马的选情比较胶着。虽然马英九有一定的领先度，但并不明显，其选战表现甚至各有所长、民意支持率在伯仲之间。2011年12月17日，台湾第二场大选辩论结束，根据台湾媒体TVBS最新民调，有33%的台湾民众认为蔡英文表现最好，马英九只获得28%的受访民众的肯定，另有15%的台湾民众则看好宋楚瑜。至于对出任未来台湾领导人的支持度方面，马英九维持不变，支持率40%，蔡英文下滑到36%，宋楚瑜7%和以前的民调持平。台湾大选第二场辩论结束，马、蔡进行攻防战，宋楚瑜则主打民生议题。支持率方面，马英九在辩论前后支持度持平，都是40%，蔡英文36%，下降2个百分点，宋楚瑜持平7%。马英九和蔡英文的民意支持率之间的差距扩大到4个百分点。但相较于2011年11月的第一次辩论，这次肯定马英九表现出色的人数下滑3个百分点，只有27%；但却有31%的台湾民众认为蔡英文的政策符合需要，还有12%的人认为是宋楚瑜。^[1]台湾选举已经临近，从岛内民调来说，无论是马英九还是蔡英文，无人有必胜的把握，选情还是相当的不明朗。

台湾岛内的选情虽然紧绷，但2012年1月台湾大选的实际结果恐怕难以出人意料。在蓝绿两大阵营各有35%左右的选民“基本盘”的情况下，决定马、蔡胜负的，是20%左右的“中间选民”。目前，马英九所主张的“一中共识”和蔡英文所主张的“台湾共识”的对决，是选情的一大看点。最终决定中间选民选票投向的，将以台湾未来的“安全、稳定”为主。为此，马英九再度当选应该有较强的可能性。蔡英文受民进党台独教义挟持，所提的“台湾共识”虽然比陈水扁时代有所缓和，其对两岸关系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向“中间靠拢”，但“台湾共

[1] “台湾第二次领导人选举电视辩论结束”，《环球时报》，2011年12月18日。

识”排斥“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事实上并没有脱离台独路线。蔡英文如果当选，显然将给两岸稳定和经济的密切联系带来重大挑战。台湾的选民在今天不可能忽视2010年6月两岸ECFA协定签署之后经济领域内高度相互依存的事实。脱离了中国大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支持和帮助，台湾在今天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各项发展指数会进一步拉大与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差距。2012年的台湾大选，将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台湾民众究竟是选择“安全”、“稳定”为主的生活状态，还是继续选择“政党轮替”和“岛内政治”优先的政治理解。不管结果如何，2012年的台湾大选已经不会让岛内政治倒退到2000年、或者2004年。即便蔡英文胜出，台海两岸关系也不可能倒退到“陈水扁时代”。

东亚安全有可能将更为复杂

综合分析2012年美国、俄罗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选举走势，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未雨绸缪。

第一，2012年的美国大选很可能将会炒热中国话题，中国因素将自2008年美国大选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重新成为美国大选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奥巴马政府目前并不惧怕出现这样的局势。在2011年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联手发动亚太攻势以来，美国对中国崛起进行新的战略打压的政策和姿态调整，得到了美国两党的支持，并成为了美国精英的共识。这一新的咄咄逼人的对话战略攻势，旨在强化美国在亚太从经济、外交到军事和防务领域等各方面的领导地位、增加军事部署、密切同盟关系和加大美国的战略干预为导向，是加强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e)。但其实质，是美国将其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实质性地转移到亚太地区。所体现的深刻战略认识，是奥巴马政府及其政策团队认为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浪费了美国的人力和物力、忽视了对中国崛起和亚太地缘战略环境新变化的重视，因此奥巴马政府下定决心准备“纠偏”，将未来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就是为了所谓更为实质性地抑制中国的战略竞争，而继续保持美国在亚太及全球的霸权地位。^[1]奥巴马一方面在2011年11月14日宣布美军从伊拉克撤军“是完成了一个重要成就”，低调地不提“胜利”二字；另一方面，则通过彻底结束伊拉克战争而为自己的竞选连任创造新的

[1] Mark Landler, “Iraq: A War Obama Didn't Want, Shaped His Foreign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11.

资本。为此，奥巴马称赞在伊拉克战斗过的美军士兵是“9·11一代”。^[1]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出现了“告别9·11”，重新规划美国与亚太军事、外交、经济和战略关系，利用所谓中国崛起想要在安全问题上坐收“中国红利”，将战略重心决定性地转向亚太地区的新态势。奥巴马政府在选举年很可能继续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外交和战略的各种压力，例如在人民币汇率、中国的国内市场环境、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继续施压中国。同时，则愿意保持和中国对话的态势，通过中美军事交流和从口头上强调“不遏制”中国来稳定中美政治关系，避免“激怒”中国。但在战略上，美国在东亚地区利用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安全议题来“压制”中国的做法不会变。

然而，如果奥巴马政府为了2012年美国大选的需要而炒作中国话题，不惜利用所谓和中国加强对抗和打压的新战略态势来为自己的选举造势，这将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其结果，不仅将会推高美中对抗的趋势，破坏中美自2011年1月首脑峰会之后所宣布的建立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的新定位，而且对于目前美国希望振兴经济和发展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努力有百害而无一利。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已经很明确地提出，奥巴马政府选择扩大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中国，只能是将军事手段凌驾于外交与合作之上，不仅继续挥霍美国的资源，而且从长期来看也必然继续导致美中两国在军事与战略领域内的潜在紧张关系。^[2]2012年美国大选，很可能因为美国国内的经济原因和刺激出口、就业等诸多需要，使得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再度成为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背后的重要推手。希拉里国务卿之所以对中国那么“强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作为参议员就代表了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是美国国会中得到军工利益集团政治资金捐助最多的10位国会议员之一。^[3]

第二，美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政策将进一步趋向保守，要求其他国家在市场和金融领域对美让步、不惜提升贸易保护主义同时争取扩大美国海外出口，将成为美国经济领域政策的主流。

美国目前的经济低迷被称为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期^[4]。2010年上半年

[1] “Obama's Speech for American troop at Fort Bragg”,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11.

[2] Steven Glain, “By Choosing Arms over Diplomacy, U.S. Errs in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2011.

[3] Nick Turse, *The Complex: How the Military Invades Our Everyday Liv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p. 30.

[4] Brenda Cronin, “Recovery in U.S. Feels Like Recess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 2011.

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0.9%，预计下半年的增长率为0.5%。而且，不仅美国经济出了问题，欧元区也在接近衰退，日本经济依然深陷“日本病”，日元的升值和日经指数的低迷反映了日本经济的不正常状态。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将2012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下调到了0.3%^[1]。当前的这一世界性经济问题也被称之为是全球经济整合正在经历的“分娩阵痛”^[2]。然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和贸易政策走向至关重要。能够对这样的政策发挥重大作用的，选举政治显然首当其冲。2012年的大选究竟将会将美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政策导向何方？至少从目前各位候选人的情况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将变得同样日益强硬和趋向于贸易保护主义。

大选年美国政策辩论和争议常常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将内政、安全和经济问题“三合一”地向其他国家施压。与此同时，各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造势，也往往会趋向于主张和推行强硬政策。大选年的选举政治恰恰是美国对外输出利益需求、高调提升美国政策影响力的重要场合。受目前美国国内经济低迷、两党政策分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012年总统候选人的各项政策都会变得富有鹰派色彩。例如，共和党候选人金里奇就毫不掩饰地称自己一旦当选，将承诺把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并扬言要任命布什政府时期著名的新保守分子约翰·博尔顿为美国国务卿。^[3]因为“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而臭名昭著的美国新保守分子，正在重新团结到共和党候选人一边，准备东山再起。其结果，2012年选举年期间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急剧发酵，将很可能使得围绕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监管、刺激、协调等国际合作性行动变得同样更加困难。

第三，2012年的俄罗斯大选如果没有特别“意外”，普京当选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只是，对依然怀有雄心渴望带领俄罗斯走出颓势、设想建立“欧亚共同体”（Eurasian Community）以便进一步稳定和发展俄罗斯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普京来说，再度当选俄联邦总统，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俄罗斯对外政策上的“俄罗斯至上主义”——一切从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来决定俄罗斯的外交和战略选择。“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在东亚地区，更多地还是将重点放在维

[1] Brian Blackstone, “Euro Zone Edges Nearer to Recess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 2011.

[2] Roger Cohen, “How Bad Are Things, Really? There’s Agony in Euroland, angst in America, Uncertainty in Asia and Anger on the Arab Street. Everyone’s Feeling the Birth Pangs of Glob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gazine*, November 25, 2011, pp. 17–28.

[3] Jonathan Weisman, “Gingrich Sets Hawkish Path with Foreign Policy Stanc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9, 2011.

持俄远东地区的稳定和着重开发远东能源和矿产资源这两个重点。并不能指望俄罗斯在东亚安全问题上重新扮演一个活跃的区域安全的角色和作用。

然而，由于围绕着 2011 年 12 月 4 日杜马选举而引发的抗议风潮一直在延续，俄罗斯国内政局的动荡很可能伴随 2012 年 3 月的大选持续下去。普京政府将会面临自 2000 年以来最大的国内政治冲击，继续变革俄罗斯政治的国内呼声也将继续有增无减。^[1]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即便当选，也很可能将受制于国内政局而不得不采取要么“力压”、要么“疏导”两种办法。如果普京下决心继续维护自己的个人政治威望和权力而打压国内的反对势力，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将会持续下滑；如果普京愿意接受更大限度的“分权体制”，则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可能因此继续挑战普京的政治势力版图而出现新的局势不稳定状况。无论是哪一种，2012 年的俄罗斯国内政局都将会相当不平静。“结束普京时代”和“维护普京时代”的两大势力较量，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俄罗斯的未来。

第四，韩国的国内选情无疑存在着最大的变数。谁将是韩国 2012 年大选的胜者？直到选举前一个月，形势不会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2012 年韩国总统选举年也并不会直接给半岛局势带来重大的不确定因素。只要朝鲜做出柔和与让步的姿态，李明博政府还是愿意和朝鲜进行对话。但是，如果朝鲜在弃核以及 2010 年的“天安舰沉没”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问题上没有任何松动，那么，打开朝韩对话大门也仍将非常艰难。朝鲜在 2012 年也将重在实现“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经济发展。平壤如果进行新的核试验和长程导弹试验的任何举措，显然都违背半岛稳定与和平的共同利益，也将继续升高目前朝鲜半岛的紧张态势。由于六方会谈的僵局迟迟不能打破，朝韩直接对话在短期内也难以实现，2012 年的半岛局势仍然阴霾重重。关于未来韩国政府将实行什么样的朝鲜政策，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谁当选韩国总统都不会继续在以往的“阳光政策”和李明博政府的“保守政策”之间摇摆，而是会采取某种“中间路线”。但这一政策调整，在 2012 年 12 月韩国大选结束之前恐怕难以实现。

第五，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事关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整体走向。马英九连任将有助于台海两岸继续保持积极接触和稳定的势头。但由于马英九政府为了岛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已宣布未来即便连任，和中国大陆的政治谈判也需要经由台湾

[1] 有关俄罗斯政局有可能长期动荡的分析，请参见：ELLEN BARRY and MICHAEL SCHWIRTZ, “Vast Rally in Moscow Is a Challenge to Putin's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2011; DAVID M. HERSZENHORN, “Where Communists See an Opening, Many Russians See a Closed Doo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2011.

全体民众投票决定。这说明马英九政府两岸关系政策未来的改进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即便马英九再度当选，两岸关系在政治领域也难以出现“大步走”的态势。但如果蔡英文当选，那么，两岸关系很可能风波再起。民进党再度执政的台湾，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考验。希拉里国务卿2011年11月10日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到台湾是美国的“经济与安全伙伴”。^[1]这样的措辞显然加剧了中美两国在涉台问题上战略竞争的复杂性。保持两岸关系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2012年东亚安全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就是，台湾选举结果是否会给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不管2012年台湾大选结果如何，两岸关系在经历了2008—2012年的对话与合作，必须在“一中原则”之下开启新的和平架构。

第六，朝鲜局势尤为值得关注。“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不管是将稳定地完成权力过渡、并逐步推行稳健和具有革新性质的内外政策，还是其权力更替进程将招致国内局势的动荡、并产生新的内政和外交危机，2012年的朝鲜局势充满变局。^[2]

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的猝死让半岛局势从此进入“后金正日时代”。自2008年中风之后，可能已经深刻预感自己时日不多，金正日开始在2009年筹划、安排其第三子金正恩的接班事宜。金正日留给儿子的遗产不可谓不“丰厚”：两次核试验后的核力量、美国秘密报告中提及的首枚机动洲际导弹、浓缩铀计划、108万军队和坚定的“先军政治”体制以及联合国粮食署2011年公布的朝鲜650万人口严重缺粮的报告。朝鲜在周边大国环伺之间一直奉行自立、自强的“主体思想”，冷战期间有苏联和中国可以依靠；冷战结束20年来，继续通过保持“主体思想”、实施“先军政治”、拒绝中国和越南模式的改革开放、通过核武器平衡大国影响并想要继续周旋在大国之间，金正日的朝鲜付出了太大代价。

今天，28岁的金正恩已经成为了朝鲜最高领导人。此时此刻，朝鲜内外环境比1994年他父亲接替他同样突然病故的祖父时还要艰难。^[3]“后金正日时代”

[1] Hillary Clinton 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A Time of Partnership, Hawaii, November 10, 2011; at <http://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1/11/20111111130141su0.1222928.html>.

[2] 对于“后金正日时代”朝鲜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走向，国际媒体的评论普遍比较悲观。有关分析请参见：Robert Willoughby, “Time to make peace with North Korea”, *The Guardian*, December 19, 2011; Evan Ramstad, “Kim Jong Il is Dea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9, 2011; Editorial, “North Koreans will 'die' from malnutrition”, *The Guardian*, December 21, 2011; James Simms and Tom Orlik, “Pyongyang's Uncertainty Hangs Over Reg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11.

[3] Martin Fackler, “Kim's Heir Likely to Focus on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9, 2011; John Lee, “A Chance for North Korea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9, 2011.

的朝鲜，金正恩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不仅有内在的权力过渡和国内稳定，还包括美、日、韩对朝鲜的态度。从目前来看，韩日似乎对“后金正日时代”的来临反应过于消极，奥巴马政府似乎在继续“冷对朝鲜”和“拉拢朝鲜”之间犹豫。对华盛顿、首尔和东京来说，应对金正恩的朝鲜无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一是坚持对朝鲜的孤立、制裁和高压政策不变，坐等朝鲜因为内部纷争或者经济困境的加剧而出现这20年来西方一直梦寐以求的朝鲜“政权变更”。这一战略选择的核心是实现西方国家心目中想要的“朝鲜崩溃”。^[1]随着金正日的突然病故，在华盛顿、首尔和东京看来，他们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朝鲜崩溃”的目标。^[2]二是向朝鲜伸出和解的橄榄枝，通过向朝鲜新领导人释放善意来显示接受和欢迎新领导人的明确信息。如果美国、韩国和日本选择这一战略，那么，他们心中的既定目标就是朝鲜的“缅甸化”——通过朝鲜新领导人主动求变的姿态来争取影响和引导朝鲜继续出现他们所设想的变革。^[3]

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华盛顿还是首尔似乎都举棋未定。奥巴马和李明博心中恐怕也充满“纠结”——从内心深处是希望朝鲜崩溃，但又都不希望放弃可以通过外交接触影响和改变朝鲜的机会。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安全都处在了何去何从的历史转折关头。“朝鲜崩溃”事实上才是东亚安全不可承受之重。由于2012年美国在韩国大选的需要，即便华盛顿和首尔想要“拉拢朝鲜”，恐怕也不会给予朝鲜太多的时间。奥巴马政府和李明博政府都缺乏国内政治资本等待朝鲜出现所期待的政策松动。相反，竞选政治很可能让美国在韩国不是利用金正恩政权的上台去努力争取影响朝鲜，而是继续保持对朝鲜“以压促变”的战略。

中国一直都是朝鲜政府和人民身后的坚强后盾。今天，又一次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的朝鲜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失去来自中国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但朝鲜的未来事关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事关区域各国为了人民的福祉共赢21世纪美好未来的历史责任。朝鲜新领导人如何审时度势，一方面坚强地完成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另一方面下定战略决断、追随中国改革开放、通过弃核重返国际社会，这是朝鲜这艘汪洋中的小船能够战胜风浪、真正驶入美好明天的根本保障。^[4]

(完稿于2011年12月25日)

[1] Sung-yoon Lee and Sue Terry, “Containing the Young Ki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1, 2011.

[2] Victor Cha, “China's Newest Provi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9, 2011.

[3] Alastair Gale, “Seoul Scrambles to Keep Ties to North Stab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1, 2011.

Re-thinking China's Demographic Situation

Guo Zhigang

96

China has had a low fertility rate for about 20 years, but such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in 2010 once again confirms that the country's birth and fertility levels have been badly over-estimated while population ageing has been seriously under-estimated. As a result, China has once again missed its population policy targets. Population simulation and projection indicate tha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rather than its size has turned to become the primary demographic challenge for China by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and population ageing is accelerating. China is at a critical moment in terms of population evolution. The highly biased policy promotion and erroneous estimation have misled policymakers and caused problems such as low fertility and lack of children and excessive ageing in the future.

The Global Population Policy Shift and Lessons for China

Shen Ke, Wang Feng & Cai Yong

112

The growth rate of world population has begun to decline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becoming more divers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varied fertility rate declin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have changed their fertility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ir people to raise fertility rate. Not only European countries but those in East Asia and Oceania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promoting pronatalistic policies.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ve all adopted and strengthened fertility-encouraging measures, but have limited effect. China, already with a low fertility rate, has been trying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policy to control fertility, which will have a profound and irreversible adverse impact on the society. It is high time China changed its population policy.

Population Ageing and Growth Patterns

Yang Yansui & Zhang Fangfang

123

It took 71 years for the US to evolve from population ageing into social ageing, while in China, it took 21 years. The US pension fund boasted assets of \$18.89 trillion by 2010, accounting for 63 percent of the global total and 1.2 times the country's GDP. In China, the pension fund is worth 1.5 trillion yuan, about 1.27 percent of the US pension fund value. The US pension fund has benefited from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Chinese fund has been operating with a "blank" account; it is yet to be operated on market rules and has not benefited much from the country's prosperous economic growth.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have their assets increased, especially as holder of the pension fund. The pension fund management abilities of the public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its professionalism in managing the pension fund market.

CURRENT EVENTS

East Asian Security in 2012: the Global Election Year

Zhu Feng

131

The year 2012 is called "the global election year" and factors of election politics and unavoidable domestic interactions among political forces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East Asian situation.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election development of neighboring areas for Chinese policymakers and advisers to prepare for any future contingencies.

ON THE SCENE

On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Former Italian Minister of Economy and Finance Tommaso Padoa-Schioppa

Wang Xin 144

BOOK REVIEW

National Ability, Rule of Law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 On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b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Francis Fukuyama

He Huaihong 153

Understanding China's Strategic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Culture — On Henry Kissinger's *On China*

Feng Weijiang 156

US Hegemony Maintained through “Smart” Power — On Joseph S. Nye's book *the Future of Power*

Zhou Fangyin 158

OVERVIEW

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What Currently Drives CNH Market Equilibrium?

Peter M. Garber 161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Opportunities and Pitfalls

Takatoshi Ito 163